

■新山乡巨变



夹金山
杨海摄

夹金情缘

□陈 果

看似什么都没聊,事实上什么都聊。阿泰写信读信,比吃饭来劲。夏天已被秋风吹远,他的心中仍是热辣精明。日子为何像家门前的河水奔流不息?阿泰以前没想过。但是突然之间,他明白了,那是为了让互相倾慕的两颗心,日日渡向彼岸。阿泰心中也有一条河,河里流的,是蜜。

深夜,躺在床上,阿泰大睁双眼。寄出的,收到的,所有信纸仿佛都铺在屋顶,构成了整个世界。一页页读,一行行念,阿泰看到了能卡曼的过去和现在,看见了她的梦和盼,看见了能卡曼一骑绝尘。

“我想读书,想上大学。要走出这片小天地,读书是一座桥。”能卡曼说。

“宝兴河上,有多少桥通向对岸?你看夹金山,不止一条路到达山顶。”阿泰问。

能卡曼没有回信。她自己就是一封信,就是阿泰望眼欲穿的邮差。终于有一天,能卡曼把自己“寄”回了硃磧。

“能卡曼读书读得好好的,被他拖了后腿。”

只此一件事,“阿泰这娃不着调”——听的人,都是深信不疑。

不着调的事,竟然还有第二件。

2006年12月,一道120多米高的大坝给奔跑的江水叫了“暂停”。阿泰的家,连同乡场,慢慢沉入水底。

新场镇建在水库上方。图纸上,小镇玲珑可爱,落到地上,则多了一抹现实触感,诱人的气息更加浓厚热烈。搬到新场镇,日子连同屋子,海拔都会抬升一截,硃磧人莫不如此认为,阿泰也不例外。但是阿泰最后选择了“自主安置”,和能卡曼去了夹金山村。

其实是能卡曼替他做了选择。夹金山村当时还叫泽根村夹金山组,寨子不算小,但是山高地阔,人户像羊群撒在草甸上,显得稀疏渺小。“那么大的天地,还没有一条路让我们走?”能卡曼的话,阿泰听进去了。

“有肉不吃,去啃草。”有人曾这样评说他俩。

二

能卡曼眼里,阿泰和她,是相辅相成、琴瑟和鸣的。

她从学校回来的这几年,阿泰在外跑出租车,她负责看店。收车回家,阿泰也不闲着,而是

摆开架式,一手一脚做鞋。阿泰赚钱回来,也赚见识回来。她看重他的见识,胜于金钱。阿泰一句话,让能卡曼确信,自己选对了人。阿泰是这么说的:“相比走路,开车是走在了时间前头——如同爬山,后来者看见的风光,前面的人早已看见。”

甘孜州、阿坝州,阿泰去过几次。这些地方,公路沿线多的是客栈,游客是去看风景的。民族风、大千景,合起来就是“风景”。阿泰想,那里有的雪山、草甸、林海、溪流,我们有;那里的建筑风格、民俗风情让人着迷,我们和他们,一个妈生的;他们有大熊猫,我们也有。他们能火,我们不火,这没道理。阿泰游说父母,10万元搬迁安置补助款随他去能卡曼家,修建藏家乐。

阿泰的爹妈吓坏了,说:“草喂生牛羊肚子能长膘,钱砸进去不冒泡,咋办?”

一阵风吹过,这句话就传开了:“阿泰这家伙,烧火烧坏了脑子。”认识能卡曼的,都为她打抱不平,说:“姑娘冰雪聪明,遇上阿泰,成了半个傻子。”

其实,能卡曼心里明镜似的。阿泰藏家乐的未,铺展在她的眼底,早已图像声音俱全——

汽车打着转向灯进院子,人还在车上,人声已传了过来:“今晚不走了,吃顿好饭,睡个好觉!”这边刚安排好,又有大巴开进来。是个旅行团,男男女女几十人,大包小包还没放妥,就拿着相机、手机,对着小院里的花草草,对着远处近处的山,对着房前屋后的庄稼地,对着擦着庄稼地流过的宝兴河,“咔嚓”不停,“哇”声不止……

梦想投进现实,阿泰藏家乐开门迎客。旺季时,50多个房间没一张床能得空闲。当年不理解阿泰的村民,还沾了小两口的光。夹山村已有10多家藏家乐,自家接待不了的客人,小两口便引流过去。

三

“阿泰这娃不着调。”可这个时候,仍然有人这么说。因为藏家乐刚有起色,阿泰便劝能卡曼去学摄影,而能卡曼竟然也同意了。

“她是那块料?”“照应店里店外,不要时间?”“学来这些东西,能吃?能喝?”阿泰却说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,说什么艺多不压身。人们私下里偷偷感叹:“这个一根筋,墨拐拐!”

2011年,“乡村之眼”公益影像行动计划项目海选学员,相中了能卡曼。能卡曼也动心,但

想到每天睁眼一堆事,便打了退堂鼓。前幾天,隔壁老人去世了,阿泰感慨说:“村子里八九十岁的老人,一生经历了那么多,却没有几个能留下照片的。”听到这句话,能卡曼也很伤感。阿泰接着说:“嘉绒藏族的历史、传统、文化,需要被发现、被看见,需要代代传承。这些事情,我们自己不做,谁做?摄影就是呈现我们文化的好方法。”

能卡曼起先沉默着,听了这句话,不由接了一句:“情怀,我懂。可是情怀需要物质做支撑,就像建房立木柱,先得有柱础。”

“我们的民族文化,就是柱础。山上那么多树,你见过哪棵只有树身树巅,没有树根?无根之木不能成材,不能活命。”阿泰此言一出,能卡曼陷入了沉思。有一句话在她的心间激荡:一个人不能只活在当下,只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相加,生命才完整、饱满。

能卡曼接受了为期半月的专业培训。老师没挑错人,能卡曼没辜负老师的信任。她的作品很快证明了她的天赋,而她拍摄、剪辑视频之投入,可以不吃不喝不睡。村民们对能卡曼刮目相看,是在她意外“走红”之后。能卡曼受邀去丽江参加艺术节,去广西出席影展,她的作品《色达麦隆》入选广西国际民族志影展。

村民们相信能卡曼是“这块料”了,相信拍照、做视频是正经事了,家里起房建屋、婚丧嫁娶,只有邀请到了能卡曼拍摄记录,主人摆龙门阵,腰杆才打得伸展。时常有媒体来硃磧采访能卡曼,而她也频频走出大山,去和外面的世界对话。

四

能卡曼不满足于记录村子里的宏大场景、显著事物,她的镜头伸向了民族文化里的独特部分、村民生活里的日常细节,对准了“神”“人”“畜”界线分明的居住空间,对准了以石灰勾勒在墙面上的天地、日月、星辰,对准了自然世界里的奇花异草、飞禽走兽。

能卡曼用了微信,注册了小红书,学会了发抖音、开直播。村子里,有形的、无形的宝贝太多了。多声部合唱的穿透力、感染力,上九节上叠罗汉的矫健身姿,隐藏于嘉绒建筑里的历史与细节,牦牛毛手作的制作过程,时不时钻出森林、在人前卖萌争宠的大熊猫与绿尾虹雉……不间断的拍摄、直播和随之而来的点赞中,能卡曼逐渐确认了自己作为地理风物拍摄者、民族文化传播者、乡村故事讲述者的身份,甚至有一个时期,她似乎疏远、遗忘了身为阿泰藏家乐女主人的另一身份。

五

恰在这时,一扇窗户打开了。

寒假、暑假,阿泰藏家乐每日爆满,能卡曼

不得不放下相机,离开电脑,穿梭于客房、餐厅、停车场、柜台之间。很多时候,她还得和阿泰轮换着下地、上山,去往碉楼,甚至花六七个小时,从海拔2200米的家,徒步到海拔3700米的牧场。

她或他,是陪客人去的,去看山,看水,看花草树木,看珍禽异兽,看按倒牦牛剪牦牛毛,看牦牛毛从捻线、编织到成为衣服、书包、玩偶的全过程……看在她的影像里看到过的一切和这一切背后的故事。

这个时候的客人,说是“学员”,更准确些。能卡曼有了一个新身份——自然导师。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感受到的,客人不知其然,她得说道说道;客人知其然,她得说出所以然。

当上自然导师,始自2016年。起先,有零星游客要阿泰或能卡曼带他们走进村庄里的人家,走进密林深处,像土生土长的村民那样生活。客人们来时,还带着渴望归宁的心。他们摘野菜、挖土豆、掰玉米,拖曳着泥土的芬芳,把收获端上餐桌;他们从早走到晚,走到牧场,住进牛棚,看斗转星移,听风声雨声,在又一个黎明到来时,打开人生阅历里清新明亮的一页。盘桓数日后,当中有一部分的客人,真如离开时所说,“很快回来,带更多的人回来”。

他们带回的,多是大学生、中学生、小学生们。暑假前两个月,阿泰藏家乐营期就已排满。研学、游学的团队一茬茬来,整个假期,夫妇俩总有一个不是在牧场,就是在碉楼下、田埂上、某一片草坡或山林里、某条溪河的吟唱声中。

六

2024年9月,又一个意外闯入了阿泰和能卡曼的生活。“花腰带编织技艺”的非遗传承人能卡曼被“传统织造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研修班”录取。整整一个月,她都在成都学习。

将牦牛毛捻成线、编成布,再做成衣服、裹腿、毯子,是老祖宗的智慧,也是嘉绒藏族文化根脉的重要构成。牦牛毛编织技艺,早已被能卡曼的镜头无数次捕捉、定格。但她也知道,镜头里、硬盘中,只有过去与现在,没有未来。当一个人只能在记忆里复活手艺,所有的怀念终将涌向悲伤。

能卡曼非遗工坊应运而生,她在这里讲授“非遗课”,展示各式各样的牦牛毛制品。衣服、手包、帽子、大熊猫玩偶……非遗工坊里的作品,能卡曼只是作者之一。她的身后,是30多位心灵手巧的阿姐阿妹、阿妈阿婆。

捻线的捻线,纺织的纺织,印染的印染,裁剪的裁剪,制作的制作,最后经能卡曼之手投向市场。产品设计,主要也是由能卡曼完成的。买家有上门的散户,有分布在成都、杭州、上海等地的代理商。代理商都听过她的“非遗课”,开了各式各样的店,捎带着为她带货。顾客的意见怎敢怠慢?有机会学习提高,能卡曼不肯错过。

我去阿泰藏家乐这天,离能卡曼学成归来还有一周。阿泰带我参观非遗工坊,为我讲述夫妇俩的创业故事。静置于挂杆、展架、展台上的手作五彩经幡,让人不免怀疑:这些在遥远的大都市里占了一席之地宝贝的“前世”,真是牦牛褪下的衣衫?隔壁,能卡曼的“课徒”空间,又有惊喜在等着我。学员制作的动植物标本、碉楼模型,学员写生创作的美术作品,挂满墙壁的证书、牌匾,使得装饰尚显粗糙的工坊,瞬间高大上起来。

一块“××大学××学院实践基地”的牌匾落款,乍一看,我以为是眼花了。定睛细看,没错。我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逗笑了阿泰,笑过他才说:“这个故事,得从两年前讲起……”

部评为2024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。

与其说陈文令构筑的是金谷溪岸艺术公园,是金谷溪岸文艺村,莫若说他是在艺术化地呈现和表达当代乡村的溪岸生活,在这个公园里,溪岸边的村民正在生长,他们是淳朴、善良的;溪岸边的乡村新生活也正在生长,它是温暖、文明的。或许,多年以后,也会有人像一千多年前的董源描绘《溪岸图》一样,描绘陈文令的溪岸图。每个在乡村生活过的人心中都有这样的溪岸,无论是一次次远离,抑或是一次次回归,溪岸终将不改它的底色。一个小红人回来了,会带动无数个小红人回来。溪流,注定还在奔跑;而溪岸,注定以它特有的方式追赶浪潮。

一个老农赶着几只黑山羊从“仰望星空”的小红人身边经过,小羊“咩咩”地叫了几声。陈文令指着小羊身边的一只老羊笑道:“看看这只,已经很老了,它的主人说要把它宰了,我跟他说不要杀,卖给我。你们看,这只老羊的胡子,是不是特别有艺术家的感觉?是不是特别吻合这溪岸的气质?它随便站在公园的哪个地方,都很和谐,都是风景!”目送着老农的背影,他缓了缓,又感慨道,“如今在村里当农民也挺好,很快乐不是?”

老农回过头笑了一下,他背后若隐若现的远山也跟着亮堂了起来。像是为了呼应远山绵延起伏的轮廓,溪岸的线条总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柔和。羊群沿着溪岸走,一点点加深了色彩的溪岸在烟雨中蜿蜒曲折。在它们的对岸,一群参加研学活动的中学生正走着。他们撑着伞,五颜六色的溪岸似乎奔跑了起来。

奔跑的溪岸,旺盛的溪岸。它装下乡村人的记忆与梦想,也装下城里人的诗和远方。



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一角

烟雾轻拢,安溪的乡村蒙上一层薄薄轻纱。一颗、两颗、三四颗雨滴落在缓缓的溪流中,荡开一个又一个圈。这些水中的呼啦圈触碰到溪流中几个钢化玻璃小红人,引得玻璃小红人动作夸张地“手舞足蹈”。有的将双手紧紧护在胸前,向前迈开一脚,身体前倾,肩膀微耸,像是要躲避同伴泼来的水,又像是要去追赶不远处的八爪鱼;有的一手托着脑袋,一手撑着腿,斜身侧卧,憨憨地对着同伴笑;有的干脆来个后仰下腰,肚脐成了向天盛雨的容器……

一行人站在跳桥桥上,艺术家陈文令正在岸边向我们挥手。十几年前,第一次与这位“小红人之父”见面时,他红上衣绿裤子加长头发的造型,让我印象深刻。而眼前几乎剃光头的他,黑灰色的布衫加黑色的布裤,还有一边高一边低的裤脚,俨然一个刚从田间劳作归来的农民。

正惊讶于这差异时,几个村民扛来一大块石头往边上放。陈文令一边交代放置的具体细节,一边又嘱咐他们:“小心!小心!小心!”

“农民兄弟們很可愛,他們可不管你什麼藝術家不藝術家,他們只知道你是陳文令……”陳文令臉上那些被太陽晒黑的褶子,也跳動着歡樂。他講起金谷溪岸藝術公園建設過程中的一個個小插曲,講起農民兄弟教會他的許多東西。那種純真與質朴,活脫脫就是一個鄉村的孩童——或許他的心中永遠住着一個小紅人。

沿着溪岸走,不斷有村民向我們打招呼。他們有的帶着小孫子在撥弄石魚嘴里流出的水,有的在石桌旁泡茶、下棋,有的站在荔枝樹下抽煙聊天。鵝卵石鋪就的小路緊貼着溪岸,呈現出弧度非常優美的“S”形狀。

又是接連好幾個小紅人,小紅人們像剛從溪中跑到了岸上似的。有的仰頭向天空,雙手托捧銀質的大水滴;有的坐在高高的不銹鋼山上,深嗅梅香;有的舉着望遠鏡,望向遠方;有的手抱一條大魚,有的頭頂一個歪尾桃,有的從石頭後面探出腦袋……除了這邊一個那邊一個的小紅人,從溪中到溪岸,還有各式各樣的不銹鋼雕塑:可以自由通行的門、可以隨處坐下的椅、可以平躺斜靠的床,還有各種石頭做成的魚以及石头上长出的永不凋谢的玫瑰花……司空见惯的溪岸,在陈文令的手中,成了大地艺术公园。

“当年那么拼命地想出去,都已经在北京扎根了,怎么还会想回金谷来?”有人发问。

“当年出去就是为了现在更好地回来啊!”陈文令几乎是脱口而出。这句带着哲学意味的回答显然出乎大家的意料,所有人都停住了脚步。他呵呵一笑,又补了一句,“如果没有当年的‘走出去’,也就不会有现在的这个金谷溪岸艺术公园!”

一段故事即将铺展开来。天地间,只有风,只有雨,只有小红人,只有静静的村庄、静静的溪岸,以及对岸正在作业的挖掘机。在现代汉语中,“溪”字从水旁,意思再简单不过。倘若时光倒回一千多年前,它的异体字“谿”从的却是“谷”旁,这让溪流有了更为形象和生动的表达。它必定从山谷中流出,涓涓细流带着大自然的清新气息。一条被唤作“溪”的流水,是具备一定山野气质的,它坚韧、顽强,它迸发、奋进。当这个字与以“山”为旁的“岸”并肩在一起,溪流便像是得到了托捧与呵护,有了坚强的依靠。从此,溪中日夜奔流的水,让山里人的梦想与热血有了前进的方

向;溪边永远静立的岸与山,可以守护两岸的四季烟火,也可以随时承载山里人精神与肉体的离乡与返乡。

千百年来,溪水不停出发,一直往下游奔跑。溪岸边的人也在奔跑,他们跑去安溪县城,跑去泉州、厦门,跑去一座又一座的城市。三十多年前,陈文令也正是顺着这条溪岸往下游奔跑,去往厦门读书。

21世纪初,他的《红色记忆》个展在厦门珍珠湾海滩举办,一群在海边嬉闹的小红人火遍全国。他决定北上。很快,他便在北京站稳了脚跟,作品也频繁亮相于澳大利亚、丹麦、日本、英国等地的国际性展览。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永居北京时,2021年,他返乡了,带着他的伙伴,带着与他相关的作品返乡了。随着他的代表性雕塑作品《仰望星空》《行走的人》一件件落地,他以自己的村庄命名的金谷溪岸艺术公园建设也在快速推进。

错落有致的石跳钉成了溪流中的“钢琴键”,鹅卵石堆砌出了溪岸墙,溪岸墙上游弋着成群鱼,石头乌龟驮起了几百年的老榕树,猪圈、鸭棚改造成了茶室,公厕里长出了一个小型艺术馆,废弃的井口、破缸碎瓦以及各种就地取材的大石块、小石子、长石条,全都成了可观赏的景观。百年荔枝林的掩映下,大地艺术沿着溪岸野蛮生成、随处可见。

2023年,作为中国首个公益性乡村艺术公园,金谷溪岸艺术公园获得“陈设中国·晶麒麟奖”。而后,艺术公园继续生长,从岸的这边长到了岸的那边,长出了一个金谷溪岸文艺村。甚至,在隔着几十公里的另一个村庄,又生长出一条“青阳溪岸”。从省内到省外,从国内到国外,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的游客慕名而来……不久前,陈文令还被文化和旅游